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 雱 元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克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

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

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

之於德克符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知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

為夫天之所為者無為也人之所為者有



為也無為則靜靜則復命有為則動動則
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以宗師也
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
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
而不中道夫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為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
知知天則達於無為之妙理而命之所以
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為之極致而
物之所以最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最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
止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
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
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
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
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羣，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與化為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人之所以為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

成不羣，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中，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蓋以真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
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
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
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道於氣也根不可以
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
能歸根而靜也衆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窒
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窒氣之出
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慾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
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頤淒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極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
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
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備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備然而來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不忘其始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愠故曰受而喜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益其真所以真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真人之所以如此者其真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貌魄然而無動也其頽頽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然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從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真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易內不
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
也若狐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
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
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
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之從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已乎濇乎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
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
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
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
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

復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為翼也
知者知也知不凝滯則與世推移所謂以
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日可見其
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死暫
往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道無終極而我履而不息故
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
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
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
升上故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
謂之力行也故曰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真人无心其好惡所以一也具人抱一一
不一所以同也无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
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時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

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
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與以暵相濡
以和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至人雖為之應。而心寔
无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為是者。此
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无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宋 三 零 元 澤 仙

未字節篇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加。而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遇。若夫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遇。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次。常性也。物之必
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
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

3
2

应为卷六

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深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汎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躰與物為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遊是恒物之

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善矣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

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秉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為於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愛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如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常、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日月得之以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龍、峴、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

之立乎北極而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迹無體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真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亘終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猶常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以繫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知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矣吾又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矣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聃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
體而無用未得為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
為之至故有躰有用則得道之全真而全
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
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

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
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
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
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
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
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
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
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
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為櫻寧係
之然後著故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也此
入道之次序非真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
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

寓意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躰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物拘也曲

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
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
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
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
語○曰○備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
以子女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
於○子○東○面○西○面○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
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烏○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脩然而來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
所謂脩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
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
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
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
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
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絕累

則萬物豈能為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思焉此至人忘己如此也
今大鑄金鋪躍曰我且必為鏐鄒大冶
以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
必以為化者必以治惡乎往而今不可哉
人為夫造化者必以治惡乎往而今不可哉
地為大鑪以造化者必以治惡乎往而今不可哉
成然寐蘧然覺

夫有意於為人則未必為於人而適取化
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為鏐鄒而大冶所以
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

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為一而未嘗分彼
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
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蘧然覺者所謂
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

助天也相為於無相為者所謂物物而不
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乘虛御氣也
撓無極者所謂遍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
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
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
通達而無礙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
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
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為喪真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
死為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
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
執而務相為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
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
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

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
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

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
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夫仲尼之道至大
而亦不可以形器拘然制行不以已而其
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
也遊方之內而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

之人則為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疔瘻夫若
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
於同躰七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
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
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
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

間以生為外物以死為復真生不求其始
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
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
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
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
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
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
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
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

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
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
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
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初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
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

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
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
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侷於
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諧安俟獨侷於天也
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

侷於天也獨侷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
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
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
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為之
樂而死不為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
無涕其心不感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真
之理而不感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
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
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
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

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魄
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
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
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
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
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
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

謂不感不衰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為旅
寄也無情死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
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
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
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
魚而沒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
一致而皆為真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

造○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為也○獻笑者非樂然
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為則出
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笑○故曰造適不及笑
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笑
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

適○戲○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至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侔

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違者了之而不以為大當其生則為時當其去則能順窈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為非聖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軻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鼻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鼻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為巧此所遊也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為也以無意而對無為其於道也為得矣此莊子所以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冥則皆不出於道散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黥劓之言而又曰汝遊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

樂盡道之妙壺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整匪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者其道渾而為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其出歸於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者化而不涉為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至也故曰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

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回益知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笑曰可知猶未也它曰復見曰回益笑曰何

謂也曰回忘禮樂知曰可知猶未也它曰復

見曰回益知何謂也曰可知猶未也仲尼蹙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所謂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

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

所以言顏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

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

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

所宗師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

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必毋

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
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
者命也知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
賤生死之變窈然盡忘而不介於胷中此
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
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
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
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
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

以為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
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
意焉

應帝王篇

夫出師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
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為
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
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帝王之道在於無為無為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缺遽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為之妙也夫無為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為無為然虞氏不及泰氏者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諧而無彼我異同之辨故曰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而所以內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好

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辨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減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為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為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秦氏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如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黠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乎

肩吾接輿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故曰以已出

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兼全而內外俱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為為本而有為為末。無為有為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輿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為。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為而使然者有為。有為亦不出於飛穴之外。

也。接輿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壘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為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為天地根又為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

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必名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入真空之奧也處壙垠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為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此所以足為帝王矣

又復問無為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輿者止知無為也天根者止知有為也知無為者不得不諭以有為故肩吾答接輿以出已式義之言也知有為者不得不諭之以無為此無名復答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

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
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為
而又能與物不迕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
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然而無容私焉而
天下治矣

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
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
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

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
及天下而身不居贍足萬物而下不知處
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
也豈以疏明不勸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
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知則又有至焉者知壺子曰吾
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

無雄而又奚如為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
死矣弗治笑不以旬數笑吾見怪焉見温灰
焉列子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卿吾
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
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
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笑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卿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
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
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起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卿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

以為氣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侔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徼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喪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側笑若壺子之所變本於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

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
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仕者汎
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王者藏其
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
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
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
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
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而應事至則辨
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
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
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
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
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為也無

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為則有名名立則道
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
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
相遇喻其為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
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
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
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遙足以齊
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克德足以為
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為帝
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為有名也有為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
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
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
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
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之
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潤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五篇

南華真經

新傳卷之七

宋

王

雱

元

澤

傳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揚墨之所為而
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
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為為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
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
通達矣故天道無為而行健萬物所以資
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
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遠於無為入
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
其所為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
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為也

無不靜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
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佳
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
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
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
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
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
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

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
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
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
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
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
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
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故靜

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
靜則明見於毫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
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衆不可逃乎照知也故曰而況
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
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
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漠者所
謂晦默也○無為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
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
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
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為無為則自得
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
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
動動則無一事之夫也故曰靜則動動則
得矣無為則亦未嘗不為為則無有不當
也故曰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
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
哀也故曰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
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
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
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

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靜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靜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碍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瞻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為人不得不有為無為所以無心於天下而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為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右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當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此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為之妙理也夫無為者必至於有為有為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為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真性遂稱五事為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為之理也理不出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

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周豈為不知於人與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仁賢不肖鬻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死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

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也。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
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
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
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
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
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
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
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

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
命此者親疎各有其號矣。因親疎貴賤而
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
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
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
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
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
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如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有為者為不足以言刑名者守

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為之不瞻也而魁然自以為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
笑

夫堯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
哀婦人此雖為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
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
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
則所惠者大而物安平故舜又曰天德而
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使欲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
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為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
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趺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
餘蔬，而弃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
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
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馬。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
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行，避影履行，
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衡然，而顛顛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特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
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
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鷄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

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明物儻來

而不為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
遷辨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
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泯然逍遙故曰外天
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為
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真君淵靜
而不動也故曰退道賓禮樂至人之心
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
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
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推斲金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
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
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而議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
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
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
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
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為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
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
雖譏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為
得於心亦未為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
木而揉之以為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
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為有為之累故莊子
言於此篇終



